

# 太平廣記

百十一之二十

報應

內閣文庫		
五	三	漢
五	二	書
函	九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九	二	書
冊	九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冊數	52 ( 14 )
函號	309 11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一

報應十

觀音

明長洲許自昌

玄祐甫校

淺草文庫

竺惠慶

卞悅之

張揚

王玄謨

釋道罔

伏萬壽

彭子喬

釋慧和

齊建安王

毛德祖

李儒俊

沈甲

張達

孫敬德

高荀

史雋

東山沙彌

徐善才

杜智楷

張氏

許儼

僧道憲

成珪

王琦

竺惠慶

宋沙門竺惠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揚大水惠



慶將入廬山船至江而暴風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慶舫飄颻中江風疾浪湧唯待淪覆惠慶正心端意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舫迎颺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逕到其岸一

舫全濟

出法苑珠林

卞悅之

宋居士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爲取妾復積載不孕將所求繼嗣發願誦觀音經千遍其數垂竟妾卽有娠遂生一男時卽元嘉十四年也

出冥祥記

張暢

宋張暢常奉持觀音南譙之構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害及王敗暢繫獄誦觀世音經千遍鎖寸寸斷獄司易之復斷吏白曰釋之

出談藪

王玄謨

宋太原王玄謨爽邁不群北征失律軍法當死夢人謂之曰汝誦觀世音千遍可得免禍謨曰命懸旦夕千遍何可得乃授云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情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旣而誦滿千遍將就戮將軍沈慶之諫遂免歷位尚書金紫豫州刺史

釋道罔

姚秦沙門釋道罔弘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采鍾乳與同道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深穴入且三里遇一深流橫木而過罔最先濟後輦墜水而死時火又滅冥然昏闇罔生念已盡慟哭而已猶固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狀若螢火倏忽之間穴中盡明



大正庚言 卷一百一十一  
於是見路得出岩下由此信悟彌深屢觀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王作鎮廣陵請罔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夜四更盡衆僧皆眠罔起禮拜謝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出見一佛螺髻分明了了有一長人著平上幘布袴褶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捻香授道罔道罔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罔公可爲受香以覆護主人俄而霍然無所復見當此之時都不見衆會諸僧唯覩置釋迦文行像而已

出法苑珠林

### 伏萬壽

伏萬壽平昌人宋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爲衛府參軍乞假返州四更初涉江長波安流至中而風起如箭時又夜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倏爾與船中數人同觀

北岸有光狀如村火喜曰此必是陽火也迴船趨之未旦而至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燃火者於是方悟神力焉

出法苑珠林

### 彭子喬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龍建元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出家還俗後嘗誦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計唯至誠誦經至百餘遍疲而晝寢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繫在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雙白鶴集子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如美麗人道榮起見子喬雙械脫在脚外而械痕猶在焉道榮驚視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道榮曰有所夢不答曰不夢道榮以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必已尚慮獄家疑其欲叛乃取械著之經四五日而蒙釋放

出法苑珠林



釋慧和

宋慧和沙門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元嘉之難和猶爲白衣屬劉胡部下胡常遣將士數十人作謀東和亦預行行至鵲渚而值臺軍西上謀衆離散各逃草澤和得竄下至新林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貌整袴褶易其衣提籃負擔若類田人時諸遊軍捕此散謀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答對謬畧因被笞掠登時見斬和自散走便恒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彌至既而軍人揮刃屢跌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出法苑珠林

齊建安王

齊建安王患瘡念觀音不息夜夢見觀音手爲傅藥明旦瘡愈也出感應傳

毛德祖

滎陽人毛德祖初投江南偷道而過道逢虜騎所追伏在路側蓬蒿半身猶露分意受死合家念觀世音俄然雲起雨注得免死也出辨正論

李儒俊

隊主李儒俊鎮虎牢爲魏虜所圍危急欲降夜踰城出見賊縱橫並卧儒俊乃一心念觀世音便過賊處趨空澤賊卽隨來儒俊便入草未及藏伏賊掩至儒俊驚恐一心專念觀音經忽得馬馳去因此遂得脫出辨正論

沈甲

吳郡人沈甲被繫處死臨刑市中日誦觀音名號心口不息刀刃自斷因而被放一云吳人陸暉繫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音



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故答云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免出宣驗記

張達

張達有罪繫獄分當受死乃專念觀世音鑱械自脫因遂獲免終身齋戒出張氏傳

孫敬德

東魏孫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釋教嘗造觀音像自加禮敬後為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忽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千遍執縛臨刑誦念數滿刀自折為三段膚頸不傷三易其刀終折如故所司以狀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及歸觀其家觀音像項有爪迹三敕寫其經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自晉宋梁陳秦趙國觀音地藏彌勒彌陀稱名念誦得救者不可勝紀出冥

記祥

高荀

滎陽高荀年已五十為殺人被收鑱頓地牢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努力共念觀音荀云我罪至重甘心受誣何由可免同禁勸之曰始發心誓當捨惡行善專念觀音不離造次若得免脫願起五層浮圖捨身作奴供養眾僧旬日用心鉗鑱自解監司驚懼語荀云若佛神憐汝斬應不死臨刑之日舉刀刃斷奏得原免出宣驗記

史雋

史雋有學識奉道而慢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每見尊像恒輕誚之後因病脚攣種種祈福都無效驗其友人趙文謂曰經道福中第一可試造觀音像雋以病急如言鑄像像成



夢觀音果得差

出宣驗記

東山沙彌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為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世音經二俱暴死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稍惰僧情大恨問沙彌住處既蘇從南來至岐州訪得沙彌具問所由沙彌云每誦觀音於別所衣淨衣燒名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於今驗矣

出法苑珠

徐善才

唐武德中醴泉縣人徐善才常修齋戒誦觀世音經逾千遍曾往京城延興寺修營功德及還家道逢胡賊賊所掠漢人千百

將向洪崖次第殺之善才知不免唯至心念觀音經當殺之時了不自覺至初夜方悟身在深澗樹枝上去岸三百餘尺以手摩項覺微痛而無傷漸下樹循澗南行可五六十里天漸曉去賊已遠得官路遂還家琬法師嘗說此事

出法苑珠林

杜智楷

杜智楷曹州離狐人少好釋典不仕不娶被僧衣隱居太山以讀誦為事唐貞觀二十一年於山中還忽患疾垂死以袈裟覆體昏然如夢見老及美女十數屢來相擾智楷端然不動漸相逼斥並云輿智楷擲置北澗裏遂總近前同執捉有攬著袈裟者忽齊聲念佛却後懺悔請為造阿彌陀佛誦觀音菩薩三十餘遍少間遂覺體上大汗即愈離狐今濟陰也

出法苑珠林

張氏



陳玄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恒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養有願莫  
從專心日久忽有觀世音金像連光五尺現高座上眾歎其精  
感所致出辨  
正論

許儼

唐龍朔麟德中京師未興坊許儼取魚為業後患疾冥然若死  
身赤如火痛似火炙自云但見火車來燒身官府責取魚多遣  
生受罪已經數日乍生乍死親戚勸作功德遂造觀音像兩軀  
仍令合家不食酒肉病遂差出法苑  
珠林

僧道憲

唐聖善寺僧道憲俗姓元氏開元中住持於江州大雲寺法侶  
稱之時刺史元某欲畫觀世音七鋪以憲練行委之勾當憲令  
畫工持齋潔已諸綵色悉以乳頭香代膠備極清淨元深嘉之

事畢往預寧所排造文殊堂排成將還忽然墮水江流湍急同  
侶求拯無由憲墮水之際便思念觀世音見水底有異光久而  
視之見所畫七菩薩立在左右謂憲曰爾但念南無菩薩憲行  
李如畫猶知在水底懼未免死乃思計云念阿彌陀佛又念阿  
彌陀佛其七菩薩並來捧足將至水上衣服無所污染與排相  
隨俱行四十餘里憲天寶初滅度今江州大雲寺七菩薩見在  
兼畫落水事云耳出廣宮  
異記

成珪

成珪者唐天寶初為長沙尉部送河南橋木始至揚州累遭風  
水遺失差眾揚州所司謂珪盜賣其木拷掠備至不勝楚痛妄  
云破用揚州轉帖潭府時班景倩為潭府嚴察之吏也長沙府  
別將錢堂楊觀利其使與景倩左右構成景倩使觀來收珪等



觀至揚州以小枷枷珪陸路通行至寧江方入船乃以連鎖鎖枷附於船梁四面悉皆釘塞唯開小孔出入飭食等珪意若至潭府必死發揚州便心念救苦觀世音菩薩恒一日一食或時不食但飲水清齋經十餘日至滁口夕暮之際念誦懇至其枷及鎖忽然開解形體蕭然無所累著伺夜深舟人盡卧珪乃拆所釘拔除出船背至觀房上呼曰楊觀汝如我何觀初驚起問何得至此珪曰當葬江魚腹中豈與汝輩成功耶因決意赴水初至潭底須臾遇一浮木中有堅枝珪騎木抱得至水面中夜黑暗四顧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復浮出珪意至心念觀世音乃漂然忽爾翻轉隨水中木而行知已至岸便蘆中潛伏又江邊多猛獸往來顧視亦不相害至明投近村村中為珪裝束送至滁州州官寮歎美為市驢馬糧食等珪便入京於御史臺申理

初楊觀既失珪一時潰散觀因此亦出家焉

出卓異記

王琦

唐王琦太原人也居滎陽自童孺不茹葷血大曆初為衢州司戶性好常持誦觀音經自少及長數患重病其於念誦無不差愈念誦之時必有異類譎詭之狀來相觸惱以琦心正不能干初琦年九歲時患病五六日因不能言忽聞門外一人呼名云我來追汝因便隨去行五十里許至一府舍舍中官長大驚云何以誤將此小兒來即宜遣還旁人云凡召人來不合放去當合作使方可去爾官云有狗合死令琦取狗訴幼小不任獨行官令與使者同去中路使者受一丸與琦狀如毬子令琦擊狗家門狗出乃以擲之狗吞丸立死官云使畢可還後又遇病忽覺四支內有八十二人眉眼口鼻各有所守其在臂脚內者往



來攻其血肉每至腕節之間必有相衝擊病因不可忍琦問汝輩欲殺我耶答云爲君理病何殺之有琦言若理病當致盛饌哺爾鬼等大喜叫肉中翌日爲設食食畢皆去所病亦愈琦先畜一淨刀子長尺餘每念誦卽持之及患天行恒置刀牀頭以自衛護後疾甚暗中乃力起念觀世音菩薩暗忽如晝見刀刃向上有僧來與琦偶坐問琦此是何刀琦云是殺魔刀僧遂奄滅俄有鐵鎚空中下擊刀累擊二百餘下鎚悉破碎而刀不損又見大鐵鏃水罐可受二百餘石覆向下有二大人執杵旁問琦君識此否琦答云不識人云此鐵鏃獄也琦云正要此獄禁魔鬼言畢並滅又見牀昇珍饌可百牀從門而出又見數百人皆炫服列在宅中因見其二父手持一刀怒云無屋處汝其人一時潰散頃之疾愈乾元中在江陵又疾篤復至心念觀音逢

見數百鬼乘船而至遠來飢餓就琦求食遂令家人造食施施庭中群鬼列坐琦口中有二鬼躍出就坐食訖初云未了琦云非要衣耶鬼言正爾乃令家人造紙衣數十對又爲緋綠等衫庭中焚之鬼著而散疾亦尋愈永泰中又病篤乃於燈下澄心誦多心經忽有一聲如鳥飛從坐處肉中寢滯向上因爾口吐不得合心念此必有魔相惱乃益澄定須臾如故復見牀前死屍脰脹有虵大如甕兼諸鬼多是先識死人撩亂爍已琦閉目至心誦經二十四遍寂然而滅至三十九遍懈而獲寐翌日復愈又其妻李氏曾遇疾疫癘琦燈下至心爲誦多心經得四五句忽見燈下有三人頭中間一頭是李氏近死之婢便聞李氏口中作噫聲因自扶坐李瞪目不能言但以手指東西及上下牀如見物琦令奴以長刀隨李所指斬之久乃寤云王三郎耶



太平廣記卷一百一十一終  
蓋以弟呼琦琦問所指云何李云見窻中一人鼻長數尺復見  
牀前二物狀如駱駝又見屋上悉張朱簾幕皆被奴刀斫獲斷  
破一時消散琦却誦經四十九遍李氏尋愈也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一十一終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二

報應十一崇經像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史世光 董吉 宋吏國

張元 釋智興 董雄

孟知儉 崔善冲 唐晏

張御史 李昕 牛騰

李元平 長沙人 乾符僧

史世光

晉史世光襄陽人咸和八年死於武昌七日沙門支法山轉小  
品疲而微卧聞靈座上如有人聲史家有婢字張信見世光在  
靈座著衣具如平日語信云我本應隨獄中支和尚爲我轉經  
曇護曇堅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護堅並是山之沙彌已



亡者也後支法山復往爲轉大品又來在座世光生時以二幡  
供養時在寺中乃呼張信持幡送我信曰諾便絕死將信持幡  
俱西北飛上一青山如琉璃色到山頂望見天門世光乃自持  
幡遣信令還與一青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還便遙見  
世光直入天門信復道而還倏忽乃活亦不復見手中香也幡  
亦在故寺中世光與信去時其家有六歲兒見之指語祖母曰  
阿爺飛上天婆爲見否世光後復與天人十餘俱還其家徘徊  
而去每來必見簪恰去必露髻信問之答曰天上有冠不著天  
冠與群天人鼓琴行歌徑上母堂信問何用屢來曰我來欲使  
汝輩知罪福也亦兼娛樂阿母琴音清妙不類凡聲家人悉聞  
之然其聲如隔壁障不得親察也唯信聞之獨分明焉有頃去  
信自送見世光入一黑門尋卽出來謂信曰舅在此日見撈撻

楚痛難勝省視還也舅坐犯殺罪故受此報可告舅母會僧轉  
經當稍免脫舅卽車將軍出冥祥記

董吉

董吉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恒齋戒誦首楞嚴經村  
中有病輒請吉誦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亦奉法卒得山毒之  
病因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  
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設中食後比往而  
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泅遲迴嘆息良久吉旣信直必欲  
赴期乃測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冀如來大士  
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徑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  
至吉頸及渡才至膝耳旣得上岸失囊經甚悲恨尋至晃家三  
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





浥浥如有濕氣開囊視經尚燥如故於是村人一時奉法吉家西北有山高險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降伏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寂然無妖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與吉言語良久吉思惟非於潛人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君既來止慮相犯冒恒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為斷吉日僕貪此寂靜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喜為此願見祐助鬼答曰亦復憑君不侵尅也言畢而去經宿所芟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焚焉

出冥祥記

宋吏國

宋有一國與羅刹相近羅刹數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刹約言

自今已後國中人家各專一日當分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者惟有一子始年十歲次當克行捨別之際父母衣號便至心念佛以佛威神力故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歡喜同歸於茲遂絕國人賴焉

出幽明錄

張明

後周張元字孝始河北萬城人也年十六其祖喪明三載元懼憂泣晝夜經行以祈福祐復讀藥師經云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層燈七晝夜轉讀藥師經每日行道祝曰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並施法界乞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辛勤至七日其夜夢有一翁以金篦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後祖目必瘥元於夢中喜誦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瘥

出法林珠苑



釋智興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洛州人也勵行堅明依首律師誦經持律不輟昏曉至大業五年仲冬次富維那鳴鍾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從煬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初無凶告通夢於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生無善行今墮地獄備經五苦賴今月初十日禪定寺僧智興鳴鍾發響聲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脫解今生樂處思報其恩汝可具絹十疋奉之并陳意殷勤及痛說之人無信者尋復夢如初後十餘日凶問與夢符同乃以絹奉興合寺大德至咸問興曰何緣鳴鍾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佛法藏傳云罰賦吒王受苦由鳴鍾得停及增一阿合經鳴鍾作福敬遵此事勵力行之嚴冬登樓風切皮肉露手鳴椎掌中破裂不以爲苦鳴鍾之始先發善願諸賢聖同入道場同

受法食願諸惡趣聞此鍾聲俱時離苦速得解脫如斯願行察志常奉修故致茲通感焉

出異苑

董雄

唐董雄河南人貞觀中爲大理丞幼奉佛法蔬食多年因非累與同列李敬玄王欣俱維繫雄專念普門品日三十遍鏢忽夜解落雄驚告忻玄忻玄視其鏢堅全在地而鈎連不開相離數尺卽告守者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燭之而甚怪重鏢封記而去雄但誦經不輟至五更又解落有聲雄復告忻玄等至明守一視之封題如故而鏢自相離忻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嘗謂曰何爲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大聖也時忻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遍晝鏢解落視之如雄無異不久俱免

出法苑珠林



孟知儉

唐孟知儉并州人少時病忽亡見衙府如平生時不知其死逢  
 故人爲吏謂曰因何得來具報之乃知是冥途吏爲檢尋曰君  
 平生無修福處何以得還儉曰一生誦多心經及高王經雖不  
 記數亦三四萬遍重檢獲之遂還吏問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  
 簿示之云孟知儉合運出身爲曹州參軍轉鄧州司倉卽掩却  
 不許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運是何事尋有敕募運  
 糧因放選授曹州參軍乃悟曰此州吾不見小書耳滿授鄧州  
 司倉去任又選唱晉州判司未過而卒

出朝野僉載

崔善冲

崔善冲先初任梓州桐山丞雋州刺史李知古奏克判官諸蠻  
 叛殺知古善冲等二十餘人奔走擬投昆明夜不知道冲專念

尊經俄見炬火在前衆便隨之至曉火滅乃達昆明

出報應記

唐晏

唐晏梓州人持經日七遍唐開元初避事晉州安岳縣與人  
 隙讒於使君劉肱肱令人捉晏夜夢一胡僧云急去驚起便走  
 至遂州方義縣肱使奄至奔走無路遂一心念經捕者交橫並  
 無見者由是獲免

出報應記

張御史

張某唐天寶中爲御史判官奉使淮南推覆將渡淮有黃衫人  
 自後奔走來渡謂有急事特駐舟泊至乃云附載渡淮耳御船  
 者欲歐擊之兼責讓何以欲濟而輒停留判官某云無擊反責  
 所由云載一百姓渡淮亦何苦也親以餘食哺之其人甚愧慙  
 旣濟與某分路須臾至前驛已在門所某意是囑請心甚嫌之



謂曰吾適渡汝何爲復至可卽遽去云已實非人欲與判官議事非左右所聞因屏左右云奉命取君合淮中溺炬適承一饌固不忘已蒙厚恩只可一日停留耳某求還至舍有所遺囑鬼云一日之外不敢違也我雖爲使然在地下職類人間里尹方胥爾某欲前請救鬼云人鬼異路無宜相逼恐不免耳某遙拜鬼云能一日之內轉千卷續命經當得延壽言訖出去至門又回請云識續命經否某初未了知鬼云卽人間金剛經也某云今日已晚何由轉得千卷經鬼云但是人轉則可某乃大呼傳舍中及他百姓等數十人同轉至明日晚終千遍訖鬼又至云判官已免會須暫謁地府衆人皆見黃衫吏與某相隨出門旣見王具言千遍續命經足得延壽命取檢云與所誦實同因合掌云若爾尢當更得十載壽便放重生至門前所追吏云坐追

判官遲迴今已遇捶乃袒示之願乞少錢某云我貧士且在逆旅多恐不便鬼云唯二百千某云若是紙錢當奉五百貫鬼云感君厚意但我德素薄何由受汝許錢二百千正可某云今我亦鬼耳夜還逆旅未易辨得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還我自當得之某遂心念甚至鬼云已領訖須臾復至云夫人欲與阿姊不肯又令某心念阿姊須臾曰得矣某因冥然如落深坑因此遂活求假還家具說其事妻云是夢夢君已死求二百千紙錢欲便市造阿姊故云夢中事何足信其夕阿姊又夢因得十年後卒也

出廣異記

李昕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咒有人患瘡鬼昕乃咒之其鬼見形謂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爲懼李十四郎不敢復往十四郎卽



所也昕家在東郡客遊河南其妹染疾死數日蘇說云初被數人領入墳墓間復有數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云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輩欲何之今李十四郎已還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聞吾等取其妹必以神呪相困辱不如早送還之乃相與送女至舍女活後昕亦到舍也

出廣異記

### 牛騰

唐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郊城令棄官從好精心釋教從其志者終身常慕陶潛五柳先生之號故自稱布衣公子即侍中中書令河東侯炎之甥也

侯姓裴氏

未弱冠明經擢第再選右衛騎曹參軍公子沉靜寡言少擬異操河東侯罷其賢朝廷政事皆訪之公子清儉自守德業過人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門下年壯而河東侯遇害公子商爲牂牁建安丞將行時中丞崔察用

事貶官皆辭之素有嫌者或留之誅極甚衆時天后方任酷吏而崔察先與河東侯不協陷之公子將見崔察懼不知所爲忽衢中遇一人形甚瓌偉黃衣盛服乃問公子欲過中丞得無懼死乎公子驚曰然又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異人曰公有刀子甚善授公以神呪見中丞時但俯伏搢訣

言帶犀角刀子搢訣乃可以誦呪

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搢之

而密誦呪七遍當有所見可以無患矣

呪曰吉中吉迦戌律提中有律隨阿婆迦呵公子俛而誦之既得仰視異人亡矣大異之即見察同過三十餘人公子名當二十前十九人各呼名過素有卻察則留處絞斬者且半焉次至公子如其言誦呪察久不言仰視之見一神人長丈餘儀質非常出自西階直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揆其首面正當背而諸人但見崔察低頭不言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脫比至屏迴顧



見神人釋察而亡矣公子至牂牁素秉誠信篤敬佛道雖已婚  
宦如戒僧焉口不妄談目不妄視言無偽行無頗以是夷獠漸  
漬其化遂大布釋教於牂牁中常攝郡長吏置道場數處居三  
年而莊周獠反轉入牂牁郡人皆殺長吏以應之建安大豪起  
兵相應乃劫公子坐於樹下將加戮焉忽有夷人持刀斬守者  
頭乃詈曰縣丞至惠汝何忍害若人因置公子於籠中令力者  
負而走於是兼以孳免事解後郡以狀聞詔書還公事許其後  
宰數邑皆計日受俸其清無以加亦天性也後棄官精內教甚  
有感焉出紀

### 李元平

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誠之子大曆五年客於東陽寺中讀  
書歲餘薄暮見一女子紅裙繡襦容色美麗娥冶自若領數青

衣來入僧院元平悅之而窺見青衣問其所適及姓氏青衣怒  
曰誰家兒郎遽此相逼俱爲士類不合形迹也元平拜求請見  
不許須臾女自出院四顧忽見元平有如舊識元平非意所望  
延入問其行李女曰亦欲見君以論宿昔之事請君無疑嫌也  
旣相悅經七日女曰我非人頃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  
爲門吏長直君雖貧賤而容色可悅我是一小女子獨處幽房  
時不自思量與君戲調蓋因緣之故有此私情纔過十旬君隨  
物故余雖不哭殆不勝情便潛以朱筆塗君左股將以爲誌常  
持千眼千手呪每焚香發願各生富貴之家相慕願爲夫婦請  
君驗之元平乃自視實如其言及曉將別謂元平曰託生時至  
不可久留後身之父見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卽爲縣令此時正  
當與君爲夫婦未間幸存思戀慎勿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別



太平廣記 卷一百一十二  
娶故不可得悲泣而去他年果爲夫婦出異物誌

長沙人

唐長沙人姓吳征蠻卒夫也平生以捕獵漁釣爲業常得白龜  
羨而食之乃遍身患瘡悉皆潰爛痛苦號呼斯須不可忍眉髮  
手足指皆墮落未卽死遂乞於安南市中有僧見而哀之謂曰  
爾可回心念大悲真言五當口授若能精進必獲善報卒依其  
言受之一心念誦後瘡痍漸復手足指皆生以至平愈遂削髮  
爲僧號智益於伏波將軍舊宅基建立精舍住持泉州開元寺  
通慧大德楚彤親識智益常語之出報應錄

乾符僧

唐乾符中有僧忘其名號恒以課誦爲事未常暫廢因下峽泊  
舟白帝城夜深群動息持念之際忽覺有腥穢之氣見水面有

一人漸逼船來僧問之曰某非人也姓許名道坤唐初爲獋牧  
以貪殘暴虐歿受業報爲灑預堆龍王三千年於今二百四十  
年矣適聞師持課大有利益故來遜謝耳僧聞曰峽路險惡多  
覆溺之患盍敕諸龍而禁戢之可乎曰此類是煩皆業感所作  
非常力而能制也僧甚異之將復問忽失所在出報應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二終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三

報應十二 崇經像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張應

釋道安

周閔

王懿

謝敷

僧法洪

劉式之

劉齡

陳安居

馬處伯

張應

晉張應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畧盡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鑑謂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事無益應許當事佛曇謂期明日當往應歸夜夢見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此家何乃爾不淨見曇鑑隨後



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眠覺便秉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  
鑑明往應說其夢遂受五戒屏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有間尋  
卽全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市鹽還泊蕪湖夜宿夢見三人以  
鈎釣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奴判走多時應恐謂曰放  
我當與君一升酒釣人乃放之謂應曰曇鑑開絕已久病甚遣  
請之適值不在應尋氣絕數日而蘇說有數人以鈎釣之將北  
去下一坂岸盛有鑊湯刀劍楚毒之且應悟是地獄欲呼師名  
忘曇鑑字但喚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方長丈餘  
執金杵欲撞釣人皆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盡不復久生  
可暫還家頌唵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當復命過卽生天矣  
應卽復蘇三日之中持齋頌唵遣人將疏取曇鑑名至日食畢  
禮佛讚頌與家人辭別澡沐冠帶如睡而亡

出法苑珠林

### 釋道安

東晉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於襄陽註般若道  
行密迹諸經祈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  
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一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君所註經  
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道可時設食也  
後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也於是立座享之遂成未  
則出法苑珠林

### 周閔

周閔汝南人晉護軍世奉佛法蘇峻之亂邑人皆東西播遷閔  
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復書之又有他經數部大品  
亦雜在其中旣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  
何部中倉卒而去徘徊歎惋不覺大品忽自出外閔驚喜持去



太平廣記 卷一百一十三  
周氏遂世寶之至今尚在一說云周嵩婦胡母氏有素書犬品其素廣五寸而大品一部盡在焉又并有舍利銀鬘寘之並緘於深篋中永嘉之亂胡母氏時避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求懷之以渡江東又嘗遇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燼之中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子就嵩曾孫雲求以供養後常暫在新渚寺劉敬叔云曾親見此經字如麻子點畫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經蓋得道僧慧則所寫也或云嘗在簡靖道尼轉誦出冥祥記

王懿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爲車騎將軍世信佛法父黃爲中山太守爲丁零所害懿與兄侍母南歸登涉飢疲絕糧無計唯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懿等各與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

大水懿前望浩然莫知揭厲俄有一白狼馴繞其前過水復返似欲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隨狼行水纔至膝得路歸朝後自五兵尚書爲徐州刺史嘗欲設齋宿昔洒掃盛列香花經像忽聞法堂有經唄聲清婉流暢懿遽往視見五沙門在佛座前神儀偉異懿心甚欽敬沙門顧盼依然瞻禮未竟皆竦身飛空而去親賓見者倍增信悟出法苑珠林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鎮軍將軍輔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於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嘗置都下白馬寺中寺爲鄰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畫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

彌加驚異

出法苑珠林



僧法洪

晉世沙門僧法洪在瓦官寺義熙十二年時官禁鎔鑄洪元發心鑄丈六金像私鑄竟猶在模所司知覺收洪楚械洪念觀音每日百遍忽夢所鑄金像往獄手摩頭曰無慮其像胸前方一尺許銅色焦沸當洪禁日國家牛馬不肯入欄時以為怪旬日有赦洪得免像即破模而自現也出辨正論

劉式之

彭城劉式之常供養一金像無故失去不知所在式之夙夜思愆自責至念冥通經百日後其像忽然自現本座神光照室全家驚喜倍家傾心出辨正論

劉齡

宋劉齡不知何許人居晉陵東路城村頗奉佛法於宅中立精

舍時設齋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亡時巫祝並云家當更有三人喪亡鄰家有事道祭酒魏巨常為章符誑誘村里語齡曰君家喪禍未已由奉不明神也若改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意者將滅其門齡遂敬延祭酒罷不奉法巨云宜焚經像災乃當除耳遂焚精舍炎熾移日唯屋而已經像幡座儼然如故像於中夜大放赤光其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有懼靈驗密委去者巨等師徒意猶不止被髮禹步報持刀索云斥佛還故國不得留中夏為民害也齡於其處如有人歐打頓仆於地家人扶起方餘氣息遂痿躄不能行魏巨體內發疽日出血三升不一月苦死自外同伴並患癩疾鄰人東安太守水丘和傳於東陽時多見者出法苑珠林

陳安居



宋陳安居襄陽縣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像盈宅父獨敬信釋法恒自齋戒世父無子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卽伯舍而理行精至廢絕淫祀忽得病發狂則爲詞神之曲迷悶邪僻如此彌歲而執心愈固常誓曰若我所執之志偶常虧奪者必先自鬻截四體乃就其事家人並勸之安居不聽經三年病發死但心下微煖家不敢殮至七日夜守者覺尸足間如有風來颺動衣衾蘇而有聲家人初懼尸蹙皆走避之旣而稍能轉動仍求水漿家人喜問從何來安居具說所經初見有人若使者侍從數十人呼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行可百餘里至一城府屋宇甚整使者將至府所如局司之處俄有人授紙筆令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如言疏名成數通有一人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居可人旣義稱安有教付刺

奸獄吏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只可三尺械議論不決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少頃見一貴人翼從數十形貌都雅謂安居曰汝那得來安居具陳所由貴人曰汝伯有罪但宜錄治以先殖小福故今得游觀也獄吏不肯釋械曰府君無教不敢專輒貴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釋之貴人將安居遍至諸地獄備見苦楚畧與經文相符遊歷未竟有傳教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惶懼求救於貴人貴人曰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也安居至門見有桎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至階下一人冠冕立於囚前讀罪簿其第一措行昔者娶妻之始夫婦爲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而其人本是祭酒嘗亦奉道供化徒衆中得一女弟子因而好之遂棄本妻妻嘗訴冤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終罪一也師資義著在三而好



之是父子相淫無以異也付法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辭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里家安爨器於竈口而此婦眠嬰兒於竈上匍匐走行糞污爨器中此婦還見卽請謝神祇盥洗清潔而其舅每罵此婦言無有天道鬼神致此惡婦得行污穢司命聞知故錄送之府君曰眠竈非過小兒無知又且已請謝神是無罪矣舅罵無道誣謗幽靈可錄之來須臾而至次到安居階下人具讀明牒爲伯所訴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訾誑百姓罪宜窮治以其有小福故未加之罪耳今復謗訴無辜敕催錄取來已而府君遣安居還若可去善成勝業可壽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將離府局司云君可拔却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既畢而至向遊貴人所貴人亦至云知汝無他罪得還甚善力修功德身福微不辨生天受

報於此輔佐府君亦優游富貴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君還爲吾致意尊奉法戒勿犯偏禁可具以所見示語之也乃以三人力士送安居出門數百步傳教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關戍次以示之勿輒偷過偷過有罪謫也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卽得過矣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矇然如眩乃是其家庭中也正聞家中號慟所送三人勒還就身安居聞其身臭穢曰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強排之仆於尸脚上安居旣愈欲驗黃水婦人特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舊識云已死得生舅卽以其日亡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安居果壽九十三也

出法苑珠林

### 馬處伯

宋馬處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嘗作宣漢縣令元嘉十二



太平廣記 卷一百一十三  
年七月夜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厲臨雲下觀諸  
天妓樂盈於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  
山澤其禍克消人中齊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  
見相識楊暹等八人並着鎖械又見道士胡遼半身出空天際  
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遼曰若能修立功德猶可延長也  
暹等皆如期而亡遼益懼奉法山居勤勵彌至處伯後爲梁州  
西曹掾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蠻復命爲行參軍處伯思荆楚  
之言心甚懼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苦不許十三年卽戊寅歲  
也六月未得病至八月危篤昔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  
方有三人行長可二丈前一人衣袂垂鬢項有光後二人姿質  
金耀儀相端備列於空中去地數仞處伯委悉詳視猶是前所  
夢者也頃之不見餘芳移時方歇同居小大皆聞香氣因而流

汗病卽小差處伯所居頗卑陋於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煥耀  
皆是珍寶俄卽所患平復

出真  
祥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三終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四

報應十三

崇經像

明長洲許白昌玄祐甫校

費崇先

魏世子

何曇遠

陳秀遠

葛濟之

董青建

齊竟陵王

張逸

釋僧護

僧澄空

釋慧侶

釋道積

釋法誠

費崇先

宋費崇先吳興人少信佛法精勤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慧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邈來舉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方悟神異自惟衣常新濯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既撤去壺



卽復見此人還爐於前未至席猶見二爐既至卽合爲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爐影耳崇先又嘗聞人說福遠寺有欽尼者精勤得道欣然願見未及得往屬意甚至常齋於他家中夜忽見一尼容儀端儼著赭布袈裟正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崇先及見此尼狀貌被服卽前夜所覩者也

出法苑珠林

### 魏世子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進兒女尊修唯婦迷執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云可安施高座并無量壽經世子卽爲具設經座女雖持齋戒未常看經今卽昇座誦聲清利下啓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國見父兄及已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故歸啓報語竟復絕母於是敬信

法教

出冥祥記

### 何曇遠

何曇遠廬江人父萬壽御史中丞曇遠奉法持菩薩戒年十八丁父艱哀毀成疾殆將滅性號踊之外歸心淨土虔祈感應時請僧數人曇遠向僧舍懺悔宿業終無感徵僧舍每加獎勵不令懈怠爾後因夜轉經竟衆僧已眠曇遠忽自歌誦僧舍驚而問之曇遠曰見佛身黃金色光焰丈餘幡花翼從克滿虛空佛自西至呼令速去曇遠素羸弱少力此夕壯厲悅懌便於合中取香著手中并以圍花散空母曰汝今若去不念吾耶曇遠無所言而頓卧宿信家中聞此靈異亦皆欣肅不甚悲懼曇至五更忽然而終宅中芬馨數日

出冥祥記

### 陳秀遠

宋陳秀遠潁川人嘗爲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



過耳順篤業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宴卧未寢歎念萬品死生  
 流轉無定惟已將從何來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  
 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明照流飛俄而一室盡明連空如  
 晝秀遠遽興合掌喘息見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橋閣危欄彩檻  
 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之坐於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衣裳  
 不異世人未有一姬年可三十青襖白裳行至秀遠而立有頃  
 又一婦人純衣白布徧環髻持香花前語秀遠曰汝前身即我  
 也以此花供養佛故得轉身作汝復指青白姬曰此即復是我  
 前身也言殫而去後指者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之時光亦  
 尋滅出冥  
祥記

葛濟之

葛濟之句容人稚川之後妻同郡紀氏體貌閑雅有婦德濟之

事神僊紀亦慕而心樂佛法常存誠不替忽一旦方織俄覺  
 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因投梭仰望四表見西方有如來真形及  
 寶蓋幢幡映天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者即應此耶便頭面作  
 禮乃引濟之亦登時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隱沒於是雲日鮮  
 華五色燭耀鄉里備觀移時方歇焉出冥  
祥記

董青建

齊董青建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建元初為越騎校尉初建  
 母宋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為  
 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觀  
 其愠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州辟主簿建元初皇儲鎮樊  
 漢為水曹參軍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云不振濟至十八日  
 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累永絕願母自愛不須憂念因



失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葬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  
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  
卽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  
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葬也遂葬寺邊三  
日其母將親表十餘人墓東見建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  
還在寺住母卽止哭而還舉家菜食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  
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至十  
四夜於明中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住在  
何處建云從亡來住在練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切利天建不  
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得  
暫還願父母從今已後勿復啼哭祭祠阿母已發願求見建不  
父當命終卽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後當三年

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  
曰今與菩薩諸天同下此其身光耳又問曰汝天上識誰建曰  
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宋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  
七年以來至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  
生死從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  
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吏用羊廣州張吳  
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唯此間生十七年餘處  
止三五年耳自今已後毒厲歲多宜勤修功德建見世人死多  
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  
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垂死可令見汝否建曰不  
須相見益懷煎苦耳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慘有  
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



建日所生七家江槩羊希張永王玄宋謨蕭惠明梁季文也賢  
明遂以出家名法藏出法苑珠林

齊竟陵王

齊竟陵王崇信內典得熱病夜中垂死夢見金像手灌神湯因

逐平復

出辨正論

張逸

張逸爲事至死預造金像朝夕祈命臨刑刀折而項不傷官問  
故答曰唯以禮像爲業其像項有二刀痕如血因得免死出感應傳

釋僧護

高齊時有釋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怪其  
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卧石可長丈八乃顧匠營造向經一周  
面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杓舉之始初不動經夜至旦忽然

自翻卽就營造移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  
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大牛六十頭挽不動忽有異僧  
以瓦木土擊壘而圍之尋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  
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卽補之開皇十年盜  
像幡蓋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賊大怖悔而謝焉其像見在出法苑珠林

僧澄空

隋開皇中僧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  
尺焉鳩集金炭經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造報遐邇  
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滅息啓鑪之後其像無  
成澄空卽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  
又三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復寫像焉及啓鑄其像又復無成澄



空於是呼天求哀叩頭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然後選日復寫像焉及期澄空乃身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吾亦無面見大眾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懋於諸佛一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時觀者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長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因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唐開元初李嵩爲太原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像歎曰如此好相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卽施錢百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至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僧成日至嵩正五十年矣以佛法推之則嵩也

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出集異記

釋慧侶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侶曲阿人也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後往嶺南修禪法大有悟解住栖霞時嘗往揚都謁德法師德異禮接之將還山德請現神力侶卽從窻中出臂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因語德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爲耳大業元年終於大歸善寺初侶終日以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徒衆好住便還房內大眾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牀上就而撼之鏘然不散

出法苑珠林

釋道積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積河東安邑縣人也博通經教洞明玄旨



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於普濟寺創營大像百丈  
功願未終而卒耆艾請積繼之積受衆勤請廣行緣化槐檀十  
遷而大像成就道俗慶賴感徹人天初積受請之夕夢二獅子  
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寤歎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  
無滯寶珠自涌又喻檀施不窮宜運潛符徵效斯在卽命工匠  
圖所夢於彌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在蒲坂之陽高爽華敞  
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岩廊四合上方下院赫奕相臨  
園禮田蔬周環俯就佛事隆盛咸積之功焉

出法苑珠林

### 釋法誠

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雍州萬年縣人事沙門僧和爲師和亦  
鄉族之所推奉嘗有人欲害和夜詣門見房內猛火騰焰升帳  
遂卽追悔誠奉佩訓最常誦法華翹心奉行朝夕無懈夢感普

賢勸書大教旣寤卽入淨行道重觀工匠令書八部般若香臺  
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鑿山堙壑列棟連甍  
前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煙虹實竒觀也弘文館學  
士張孝靜者善於書翰誠乃請孝靜寫藏經齋潔勤奉大致感  
應靈禽異獸馴擾精廬貞觀十四年忽謂侍者曰諸行無常法  
緣有竭九品往生斯言驗矣吾今去世汝無憂惱言畢口光燭  
於楹奄然而化

出高僧傳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四終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五

報應十四 崇經像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張法義

王之弘

崔義起妻

襄陽老姥

普賢社

李洽

王乙

鉗耳令光

席豫

裴休

牙將子

張法義

唐張法義華州鄭縣人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就與語悔冥不歸僧因設松栢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因為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志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淡被僧衣為懺悔旦而別去十九年法義病卒埋於野外貧無



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蘇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門又巡巷南行十許里左右皆有官曹門間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院見官人遙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義家狗惡兼有祝師祝師見打甚苦袒衣而背青腫官曰稽限過多各與杖二十言訖杖亦畢血流洒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前案簿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其簿多先朱勾畢有未勾者則錄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禾法義反顧張目私罵父不孝合杖八十始錄一條卽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道弟子其罪盡懺悔滅除訖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生典云經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

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是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仰判官令典將法義過王宮殿宇宏壯侍衛數十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貧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事過王王曰張目懺悔此不合免然師爲來請可放七日法義白僧曰日旣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卽往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固請隨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憑作福報後來不見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內至黑義不敢入使者去之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僧修福義掌中所印處文不可識然皆爲瘡終莫能愈至今尚存焉

出法苑珠林

王弘之



唐王弘之貞觀中為沁州和川令有女適博陵崔軌於和川病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崔語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為常云軌是女婿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而苦無所依但為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唯要素食恒勸禮佛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為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觀音等經各三兩部自茲已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愧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六歲軌云此子必有名官願善養育自此不復來矣

出法苑珠林

崔義起妻

唐司元少常伯崔義起妻蕭氏父文鏗少不食葷茹酒肉蕭氏

以龍朔三年五月亡其家為修初七齋僧方食其婢素玉忽云夫人來語某日生時聞佛經說地獄今身當之苦不可言賴男女等與我追福蒙放暫歸即向諸僧懺悔欲去又云我至二十日更來將素玉看受罪即如期素玉便昏絕三日乃蘇云初隨夫人到一大城中有一別院夫人所住亦兼有湯鑊鐵牀來至夫人尋被燒煮酷毒難說其夫人父文鏗忽乘雲在空中呼曰早放素玉迴語素玉女曰我女生時不受戒故恣行貪嫉汝歸令崔郎多造功德為拔此厄又見一婆羅門僧從空中下作梵語教素玉念金剛法華藥師經各一遍令去既活並不遺忘有梵僧聽之云素玉所傳如同西國語與中國異也

出報應記

襄陽老姥

唐神龍年中襄陽將鑄佛像有一老姥至貧營求助施卒不成



得姥有一錢則爲女時母所賜也寶之六十餘年及鑄像時姥持所有因發重願投之爐中及破爐出像姥所施錢著佛胸臆因磨錯去之一夕錢又如故僧徒驚異錢至今存焉乃知至誠發心必有誠應姥心至誠故諸佛感之令後人生希有此事也

出紀聞

### 普賢社

開元初同州界有數百家爲東西普賢邑社造普賢菩薩像而每日設齋東社邑家青衣以齋日生子於其齋次名之曰普賢年至十八任爲愚豎廝役之事蓋所備嘗後因設齋之日此豎忽推普賢身像而坐其處邑老觀者咸用怒焉旣加詬罵又苦鞭撻普賢笑曰吾以汝志心故生此中汝見真普賢不能加敬而求此土像何益於是忽變其質爲普賢菩薩身身黃金色乘

六牙象空中飛去放大光明天花綵雲五色相映於是遂滅邑老方悟賢聖大用驚慚其西社爲普賢邑齋者僧徒方集忽有婦人懷妊垂產云見欲生子因入菩薩堂中人呵怒之不可禁止因產一男子於座之前旣初產生甚爲污穢諸人不可提挈出深用詬辱忽失婦人所在男變爲普賢菩薩光明照燭相好端麗其所污穢皆成香花於是乘象騰空稍稍而滅諸父老自恨愚闇不識普賢刺眇其目者十餘人由是言之菩薩變見豈凡人能識

出紀聞

### 李洽

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灞上逢吏持帖云追洽洽視帖文字錯亂不可復識謂吏曰帖書乃以狼籍吏曰此是閻羅王帖洽聞之悲泣請吏暫還與家人別吏與偕行過市見諸肆中饋饌



吏視之久洽問君欲食乎曰然乃將錢一千隨其所欲即買正  
得一牀與吏食畢甚悅謂洽曰今可速寫金光明經或當得免  
洽至家寫經別家人畢吏去行數十里至城壁宇峻巖因問此  
爲何城吏云安祿山作亂所司恐賊越逸故作此城以遏之又  
問城主爲誰曰是鄔元昌洽素與城主有故請爲通之原昌召  
入相見悲喜須吏有兵馬數十萬至城而過元昌留洽坐出門  
迎候久之乃回洽問此兵云何曰閻羅王往西京大安國寺也  
既至寺登百尺高座王將簿閱云此人新造金光明經遂得延  
筭故未合死元昌歎羨良久令人送回因此得活

出廣異記

王乙

王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輪呪開元初徒侶三人將適北河有船  
夫求載乙等不甚論錢直云正爾自行故不計價乙初不欲去

謂其徒曰彼賤其價是誘我也得苞藏禍心舡人云所得資者  
只以供酒肉之資但因長者得不滯行李爾其徒信之乃渡仍  
市酒共飲頻舉酒屬乙乙屢聞空中言勿飲心愈驚駭因是有  
所疑酒雖入口者亦潛吐出由是獨得不醉洎夜秉燭其徒悉  
已大斲乙慮有非道默坐念呪忽見舡人持一大斧刀長五六  
寸從水倉中入斷二奴頭又斬二伴次當至乙乙伏地受死其  
燭忽爾遂滅乙被斫三斧背後有門久已釘塞忽有二人從門  
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於岸血雖被體而不甚痛行十餘里  
至一草舍揚聲云被賊劫舍中人收乙入房以爲拒閉及報縣  
吏人引乙至劫所見岸高數十丈方知神呪明之力後五六月  
汴州獲賊問所以云燭光忽暗便失王乙不知所之一瘡雖破  
而不損骨尋而平愈如故此持如意輪呪之功也

出廣異記



鉗耳含光

笠山縣丞鉗耳含光者其妻陸氏死經半歲含光秩滿從家居  
笠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於墩側見陸氏相見悲喜問其死  
事便爾北望見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邀含光同去入城城中屋  
宇壯麗與人間不殊傍有一院院內西行有房數十間陸氏處  
第三房夫婦之情不異平素衣玩服具亦爾久之日暮謂含光  
曰地府嚴切君宜且還後日可領兒子等來欲有所囑明日不  
煩來也及翌日含光又往陸氏見之驚愕曰戒卿勿來何得復  
至頃之有緋衣吏侍從數十人來入院陸氏令含光入牀下垂  
氈至地以障之戒使勿視恐主客有犯俄聞外呼陸四娘陸氏  
走出含光初甚怖懼後稍竊視院中都有二十八婦人緋衣各  
令解髻兩兩結投釜中寃楚之聲聞乎數里火滅乃去陸氏徑

走入房含光見入接手牀上良久悶絕既寤含光問平生齋菜  
誦經念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終時有僧見詣令寫金光  
明經當時許之病亟草草遂忘遺囑坐是受妄語報罹此酷罰  
所欲見兒子者正爲造金光明經今君已見無煩兒子也含光  
還家乃具向諸子說其事悲泣終夕及明往視已不復見但荒  
草耳遂貨家產得五百千刺史已下各有資助滿二千貫文乃  
令長子載往五臺寫經至山中遍歷諸臺未有定居尋而又上  
臺山路之半遇一老僧謂之曰寫經救母何爾遲迴留錢於臺  
宜速還寫金剛經也言訖不見其子知是文殊菩薩留錢而還  
乃至舍寫經畢上墩又見地獄因爾直入遇閉門乃扣之門內  
問是誰鉗耳贖府卽云是我父之有婦人出曰貴閣令相謝寫  
經之力已得託生人間千萬珍重含光乃問夫人何故居此答



太平廣記 卷一百一十五 六 五百三十  
云罪狀頗同故復在此爾

出廣異記

席豫

唐開元初席豫以監察御史按覆河西去河西兩驛下食求羊肝不得撻主驛吏外白肝至見肝在盤中搖動不息預輦蹙良久令持去乃取一絹爲羊鑄佛半日許豫暴卒隨吏問王王曰殺生有道何故生取其肝獨能忍乎豫云初雖求肝肝至見動實不敢食言訖見一小佛從雲飛下王起頂禮佛言如豫所陳王謂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尋放豫還也

出廣異記

裴休

唐開成元年宰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摩頓問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文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中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每自

發願願世世爲國王弘護佛法後於闐國王生一子手文中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其子弟請迎之彼國不允而止

出北夢瑣言

牙將子

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製度瓌異耆老相傳云頃自荆湘泝流而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楫取之千夫牽挽不至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構大聖院安置之東川有牙將者其子常瘖忽一日畫地告其父曰某宿障深重被茲業病聞大聖院神通欲舍身出家依止供養冀消除罪根耳父許之由是虔潔焚修夙夜無怠經數載倏爾能言抗音清辨超於群輩復有跛童子者觀茲奇異發願於大聖院終身苦行懺悔求福未逾暮歲忽能起行筋骨自伸步驟無礙事悉具本院碑殿有東無見有瘖僧跛童子二畫像並存焉

出報應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五終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六

報應十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謝晦

尼智通

王襲之

周宗

沈僧復

僧道志

唐文伯

崔平業

王鎮惡

郭祖深

衛元宗

姜勝生

傅奕

并州人

薛孤訓

雋州縣令

丁零

唐武宗

王義逸

贅肉

西明寺

明相寺

僧義孚

開照寺盜

僧紹明

潼江軍

謝晦



宋尚書謝晦爲荊州刺史謂塔寺不宜在人間當移之郭外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門遣隊士八十持刀斧毀壞浮圖尊像縱橫瓦木傾墜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勃起晦冥卽怖走隊人驚散莫知所以晦等夜夢咸見沙人飛騰空中光明顯赫又見二人形悉丈餘容姿甚偉厲聲嗔曰所行反道尋當自知其後隊人滿身著癩疾經時而死餘人竝犯法就終謝晦連年患瘡病後因謀叛合家被誅皆非命而卒

出辨  
正論

### 尼智通

宋尼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貌殊少信道不篤元嘉九年師死罷道嫁爲魏郡梁甫妾生一男年七歲家甚貧窮無以爲衣智通爲尼時有數卷素無量壽法華等經悉練擣之以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驚悸肌體壞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蟲日去升

餘慘痛煩毒晝夜號叫常聞空中語云壞經爲衣得此報也旬

餘而死

出冥  
祥記

### 王襲之

宋吳興太守琅琊王襲之有學問愛老莊而不信佛唯事宰殺初爲晉西省郎中性好賓客於內省前養一雙鵝甚愛翫之夜忽夢鵝曰銜一卷經可十紙許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旦果見乃是佛經因是不敢宰殺篤信過人

出辨  
正論

### 周宗

周宗者廣陵郡人也宋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晶爲相因共竊取之乃出村貸食其一人羸病等輩皆輕之獨不得分與旣而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



死不得分者獨獲免出冥祥記

### 沈僧復

宋吳興沈僧復大明末本土飢荒遂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小形銅像甚衆僧復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數四悉滿復因將還家共鑄爲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舡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忍未及刑坐而死舉體皆折裂狀如火燒吳郡朱亨親識

僧復具見其事出冥祥記

### 僧道志

宋沙門僧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爲衆僧令知殿塔自竊幡蓋等寶飾所取甚衆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旣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荀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

來時去輒驚叫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病甚刺者稍數瘡潰遍體呻呼不能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爲戲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嬰刀鑊已糜之身唯垂哀恕今無復餘物唯衣被氈履或足克一會并頻請願具爲懺悔者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媼人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昭家令贖取道志旣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并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廻越終不安合衆僧復爲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間聞空中有語詳聽卽道志聲也自說云自死已來備嬰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願蒙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無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



太平廣記

卷一百一十六

之乃稍歇

出冥  
詳記

唐文伯

宋唐文伯東海贛榆人也弟好蒲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後病癩下者云崇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河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枚乃盜取為腰帶不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

出冥  
詳記

崔平業

梁人崔平業者善弓馬為武士監軍一生以偷佛鎔銅為業賣銅以供酒肉心無慚懼年五十妻子兄弟並死業一身忽病目障飢寒並至餓死

出辨  
正論

王鎮惡

梁人進士王鎮惡有學問而無善心出言多所非毀亦為時人所嫌輕慢佛法見僧必侮誚後以教學為業時有鹿溪寺僧法滿寄銅鐘一口於其學內未取之間鎮惡盜以鑄錢後與僧法滿對誓經年重病而舌彎縮口不得言既知負誓乃舍資鑄鐘贖罪至死口不得言

出王  
氏戒

郭祖深

梁人郭祖深上梁武一十八條事請廢郭內小寺及無業僧尼梁武不納後夢見神唾之遂病癩雖悔不差

出辨  
正論

衛元宗

衛元宗毀法之後身著熱風委頓而死

出辨  
正論

姜勝生

冀州故觀城人姜勝生唐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山醫曹療



積年不損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爲我續手令爾卽差至旦忽憶於武德初年在忝地裏打雀於故村佛室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嚇雀有人見者云盜裂經大罪勝生及更惡罵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面作禮盡心悔過顧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痊鄉人號爲聖像

出冥報記

### 傅奕

唐太史令傅奕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天文曆數聰辨能劇談自武德貞觀中嘗爲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爲磚瓦之用貞觀十四年秋奕病卒初奕與同伴傅仁均薛願並爲太史令願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

死後願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願因問曰先所負錢當付誰人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問是誰答曰太史令傅奕是也旣而寤是日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已在一處多見先亡人長命問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審定有否答曰皆悉有之又問如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答曰罪福定有然傅奕已配越州爲泥犁矣

出地獄苦記

### 并州人

并州有人解畫曾陷北虜突厥可汗遣畫佛像此人時偷彩色恐被搜獲紙裹塞鼻中鼻中血出數升此人後爲僧唐貞觀中於山東住寺漸漸患鼻二三年後鼻中生肉甚大如桃膿血狼藉酸疼不已後請僧靈顛懺悔病亦不愈十年始亡靈顛嘗住慈恩寺說其事

出廣古今五行記



薛孤訓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薛孤訓者為行軍倉曹軍及屠龜茲後乃於精舍剥佛面金旬日之間眉毛盡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以所得金皆為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出真祥記

嵩州縣令

唐貞觀中有人任嵩州一縣令往高昌於寺得一真珠像至京師諸大寺欲與千貫錢買之不肯遂毀破賣得一千三百貫後月餘患腫寤寐之間見一僧云何因毀壞尊像遂遣人拔其舌長尺餘苦痛呻吟數日而死德安縣令薛達備知此事出真祥記

丁零

相州鄴城中有丈六銅立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悖無有信心乃彎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加塗飾血痕猶在又選

五百力士令挽仆地消鑄為銅擬克罷用乃口發大聲嚮烈雷震力士亡魂喪膽人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能起由是賊侶慙惶歸信者眾丁零後時著疾被誅乃死出真祥記

唐武宗

長安城北有古塚高十數丈傳云周穆王陵也唐會昌六年正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陵下聞人語於林間意其盜也因匿於草莽中伺焉俄有人自空而來朱衣執叛宣曰塚尉何在二吏出曰在位因曰錄西海君使者何時當至吏曰計程十八日方來朱衣曰何稽對曰李某武宗名坐毀聖教減一紀筭當與西海君同日錄其鬼忽有賈客鈴聲自東來朱衣與二吏俱不復見後數月帝果晏駕帝英毅有斷勤於庶政至如迎貴主以破羗族復內地而殲狡穴武功震耀肅憲之次也然金人之教不可



厚誣則秦時焚書坑儒後華山中有告祖龍之死者事不謬矣  
出傳  
神錄

王義逸

唐會昌中有王義逸者護鳳翔軍至武宗斥毀佛刹義逸以家財易諸瓦木取其精者遂大營市邸并治其第爲岐下之甲焉居三年一日有小吏入告有不便事且泣曰某適方就室假寐有紫衣人招入一朱戶則類將軍之第也見絲竹綺羅賓客列坐蒲堂獨無將軍紫衣人指階下一徑曰此路可見公主人因比趨見荆棘滿地其路纔可容人步至低屋排戶而入見將軍卧於床上繫其手足有人持火至方藝其髮因出涕言曰吾不幸生好賈販僧寺材礎以貪其利今繫於此後三日當死君歸爲我告其家速毀邸第以歸佛寺不可輒留旣而焰熾不能盡

言義逸怒而叱之明日果腦發癱而卒

出傳  
附錄

贅肉

釋氏因果時有報應近歲有一男子既貧且賤於上吻忽生一片贅肉如展兩手許大下覆其口形狀醜異殆不可言其人每飢渴則揭贅肉以就飲啜頗甚苦楚或問其所因則曰少年無賴曾在軍伍常於佛寺安下同火共刲一羊分得少肉旁有一佛像上吻間可置之不數日嬰疾遂生此贅肉焉

出玉堂  
間話

西明寺

長安城西明寺鐘寇亂之後緇徒流離聞其寺者數年有貧民利其銅袖鎚鑿往竊鑿之日獲一二斤鬻於闌闔如是經年人皆知之官吏不禁後其家忽失所在市銅者亦訝其不來後官欲徙其鐘於別寺見寺鐘平墮在閣上及仆之見盜鐘者抱鎚



大平廣記 卷一百一十六

鑿儼然坐於其間即已乾枯矣出玉堂閒話

明相寺

鳳州城南有明相寺佛數尊皆飭以金焉亂罹之後有貧民刮金鬻而自給迨至時寧金彩已盡於是遍身生癬癢不可忍堂須以物自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而死焉毀佛之咎昭報如此

出冥祥記

僧義孚

僧義孚青社人解琴寓於江陵龍興寺行止詭譎府王優容之俾齋錢帛請西川寫藏經或有人偷竊社戶所造藏經出貨義孚以廉價贖之其羨財遂為所有一旦發覺賣經者斃於枯木下此僧雖免罪未久得疾兩唇反引有似驢口其熱痛不可忍也人皆畏見苦楚備極而死同寺有數輩販鬻經像懼而捨財

修功德以孚為鑒戒

出冥報錄

開照寺盜

偽蜀金堂縣三學士開照寺盜群寇入寺劫掠緇徒罄盡寺元有釋迦藕絲袈裟為千載之異物也賊曹分取與其妻拆而易之夫妻當時手指節節墮落鬚髮俱墜尋事敗戮於市

出徽戒錄

僧紹明

偽蜀大慈寺賜紫慈昭大師紹明主持文殊閣常教化錢物稱供養菩薩聖像積有星歲所獲大半入已後染病恒見火燒頂至足周而復始不勝其苦悔過懺謝唱施衣竟不獲免

出徽戒錄

潼江軍

偽蜀潼江起軍攻取閬州兵火燒劫閭里蕩盡佛寺有一大鐘在地有一卒運大石擊鐘令碎而鬻之鐘破裂流迸正中卒脛



雙折而死出微戒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七

報應十六陰德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孫叔敖

崔敬嗣

裴度

劉軻

劉弘敬

蕭傲

孫泰

李質

范明府

程彥質

孫叔傲

楚孫叔傲為兒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曰見兩頭蛇恐死母曰今蛇安在曰敖聞見兩頭蛇者死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矣聞有陰德天報之福出賈子

崔敬嗣

唐崔敬嗣為房州刺史中宗安置在房州官吏多無禮敬嗣獨



申禮敬供給豐贍中宗常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名性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知誤訪敬嗣已卒遣安石授其子注官後官至顯達其孫即光遠也

出談賓錄

### 裴度

唐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質狀眇小相不入貴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工在洛中大為播紳所神公特造之問命相工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為君細看公然之他日出遊香山寺徘徊于廊廡間忽見一素衣婦人致緹褶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緹褶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婦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挈歸逆旅詰旦復攜往寺門始闢觀昨日婦人疾趨而至慙聲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

問之婦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賚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賂津要不幸失去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尋詣昔相者相者審度聲色頓異驚歎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因以前事告之度果位極人臣

出據言

### 劉軻

唐侍御劉軻者韶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闢戒遂被僧服故釋名海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嶽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骸踣促死者從真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于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



其骸骼具棺改窆於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三雞子勸  
軻立食之軻嚼一而吞其二焉後乃精於儒學而善屬文章因  
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為傳記吏部侍郎韓  
愈素知焉曰待余餘暇當為一文贊焉愈左遷其文不就也

溪友

### 劉弘敬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資財數百萬常修德不耀  
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報長慶初  
有善相人於壽春道逢元溥曰噫君子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  
延入館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元  
溥涕泗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曰夫相不及德  
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至於度量尤寬且告後事但

二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災猶享爵  
祿而況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三載當復此來言訖而去元溥流  
涕送之乃為身後之計有女將適抵維揚求女奴資行用錢八  
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方蘭蓀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殊不類  
賤流元溥詰其情久而乃對曰賤妾死罪無復敢言主君既深  
訝之何敢潛隱某代為名家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  
遭吳寇跋扈因緣姓與寇同疑為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  
此湮沈無處告訴其諸骨肉寇平之後悉被官軍收掠為俘不  
可復知矣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乃言  
曰夫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地雖家族喪亡且衣冠  
之女而又抱冤如此三尺童子猶能發憤況丈夫耶今我若不  
振雪爾冤是為神明之誅焉因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



其券收爲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辛卯蘭蓀旣歸元溥夢見一人被青衣秉簡望塵而拜迫之潛然曰余則蘭蓀之父也感君之思何以報之某聞陰德所以動天地也今君壽限將盡余當爲君請于上帝故奉告言訖乃去後三日元溥復夢蘭蓀之父立於庭紫衣象簡侍衛甚嚴前謝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請君於帝帝許我延君壽二十五載而富及三代子孫無復後禍其所殘害吾家者悉獲索理之存者禍身沒者子孫受釁帝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因嗚咽再拜而去詰旦元溥依依未所甚信後三年果相者復至迎而賀元溥曰君壽延矣且君自眉至髮而視之元溥側冠露額曰噫有陰德上動於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元溥始以蘭蓀之父爲告相者曰昔韓子陰存趙氏太史公

以韓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陰德故也况蘭蓀之家無後矣蘭蓀之身賤隸矣如是而能不顧多財之與殊色而恤其孤豈不謂陰德之厚哉

出陰德傳

### 蕭倣

唐丞相蘭陵公蕭倣清譽儉德時所推伏嘗統戎于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譽以是夷估輻湊至於長安寶貨藥肆咸豐衍於南方之物由此人情歸美僖宗誕聖于壬午龍飛於癸巳皇筭十有二載矣思命耆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卿起爲上相時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數載汲引才俊導暢皇慈儉德旣彰澆風少革及薨于位上甚追悼而廢常朝者三日冊贈之禮有加等焉議者曰高位重祿苟有其分陰靈必助其壽考不然安有過懸車之歲而命相之主始生也太公晚年七十而遇文王今逾鈞渭



之年一紀則知榮辱之分豈偶然哉

出唐  
關史

### 孫泰

唐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卽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者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孺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衆皆伏泰之義嘗于都市遇鉄燈臺市之而命磨洗卽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緡二百千旣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廻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廻倚舟墅前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於時觀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嘗追事舅姑于此子孫不肖爲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師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矣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爲省郎

出據  
言

### 李質

唐咸通中吉州牙將李質得疾將死忽夢入冥見主吏曰嘗出七人性命合延十四年吏執簿書以取上命久之出謂質曰事畢矣遂命使者領送還家至一高山推落乃寤質潛志其事自是疾漸平愈後果十四年而終

出報  
應錄

### 范明府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選授江南一縣宰自課其命云來年秋祿壽俱盡將出京又訪于日者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胡爲遠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下及之任買得一婢子因詰其姓氏婢子曰姓張父嘗爲某堰官兵寇之亂畧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曩昔之交契也謂其妾



曰其女不憂不嫁悉以女糴奩擇邑客謹善者配之秩滿歸京  
日者大駭曰子前何相給之甚筭子祿壽俱盡今乃無恙非甲  
子差繆卽當有陰德爲報耳范曰俱無之日者詰問不已范以  
嫁女僕事告之日者曰此卽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歷官  
數任而終出報應錄

程彥賓

僞蜀羅城使程彥賓臨淄人也攻取遂寧躬率百夫直冒矢石  
城破獲處女三人蔚有姿容彥賓以別室處之浹旬間父母持  
金請贖公還金歸女告以全人父母泣而謝曰願公早建旌  
彥賓笑而答曰吾所願壽終時無病耳後年踰耳順果無疾而  
終出敝戒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七終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八

報應十七異類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漢武帝

東方朔

毛寶

孔愉

宗叔林

桓邈

劉樞

蔡喜夫

劉沼

劉之亨

嚴恭

程靈詵

常丹

熊慎

王行思

陳弘泰

漢武帝

昆明池漢武帝鑿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洪水停船  
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  
鉤明日帝遊戲於池見大魚銜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鉤



而放之帝後得明珠出三秦紀

### 東方朔

漢武帝宴於未央方噉黍臠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訴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黧髮皓白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處何所病苦而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骸愕不知何等乃曰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爲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頗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復俯指陛下脚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于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子河聞水底有弦歌聲前梁王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甚鮮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霑濡或有挾樂器者

帝方食爲之輟膳命列坐於食案前帝問曰聞水底奏樂爲是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卽息斧斤得全其居不勝歡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齋樂來安敢不奏其最長人便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歌聲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繞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聲諧帝歡悅舉觴並勸曰不德不足當雅贖老翁等並起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闇無以識此物曰東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異見貽老翁顧命取洞庭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帝甚愛翫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傳而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



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  
穴珠朔日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  
帝既深歎此事又服朔之奇識出幽明錄

毛寶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  
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  
江者莫不沈溺所養人被甲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  
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迴顧而去出幽明錄

孔愉

孔愉嘗至吳興餘下亭見人籠龜於路愉買而放之至水反顧  
視愉及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回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額  
靈德感應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出會稽先賢傳

宗叔林

晉陽守宗叔林得十頭龜付厨曰每日以二頭作臠其夜夢十  
丈夫阜衣袴褶扣頭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  
夢八人來謝出夢傳

栢邈

栢邈爲汝南郡人齋四鳥鴨作禮大兒夢四鳥衣人請命覺忽  
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出夢傳

劉樞

宋文帝元嘉三年春彭城劉樞字正一自江陵歸鄂下宿上明  
洲時夜月微明吟宴次忽二人扣舟高呼正一云我自鄂下來  
要見正一樞引首望之于岸下見二人各長五尺餘容貌華飾  
皆白服便出與語乃語樞曰久欲奉謁今會良時樞曰卿自鄂



下來有何相謂一人曰聞君儒者也故修謁耳遂與同宴夜闌  
二人俱醉於飲處便卧樞甚異之及左右皆相目不敢言乃以  
被覆之及明尚寢欲喚因舉被見二魚各長五六尺眼雖動而  
甚困矣不敢殺乃昇致江中是夕樞夢二人衣白衣各執一珠  
放樞卧前不語而去及曉枕前二珠各徑寸乃是雙白魚也

吳記

### 蔡喜夫

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  
來伏喜夫奴牀角奴愍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  
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有三寸許珠留置奴牀前啾啾牀如  
欲語也

出異苑

### 劉沼

秣陵令中山劉沼梁天監三年爲建康監與門生作食次竈裏  
得一龜長尺許在灰中了不以燔炙爲弊劉爲設齋會放之於  
婁湖劉俄遷秣陵令

出續異記

### 劉之亨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辭其意  
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  
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筭

出渚宮舊事

### 嚴泰

陳宣帝時揚州人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  
錢五千贖之放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有烏衣五十人扣泰  
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千可領之縉皆濡濕父母雖受錢  
怪其無由及泰歸問乃說贖龜之異因以其居爲寺里人號曰



嚴法寺

出獨異志

程靈銑

歙州歙縣黃墩湖其湖有蜃蛟蜃之蜃也常為呂湖蜃所鬪湖之近村有程靈銑者卓越不羈好勇而善射夢蜃化為道士告之曰吾甚為呂湖蜃所厄明日又來君能助吾必厚報靈銑遂問何以自別道人曰東白練者吾也既異之明日與村人少年鼓噪于湖邊湏臾波濤湧激聲若雷霆見二牛相馳其一甚困而腹肚皆白靈銑彎弓射之正中後蜃俄而水變為血不知所之其傷蜃遂歸呂湖未到而斃後人名其死處為蜃灘呂湖亦從此漸漲塞今纔餘尋丈之廣居歲餘靈銑偶出有一道人詣其母求食食訖曰勞母設食無以報之今貧窘到此當為求善墓地使母隨行上山以白石識其地曰葬此可以暴貴矣尋而靈銑

還母語之靈銑馳求之了無所見遂遷葬于其所後侯景作亂率郡鄉萬餘眾保據新安遂隨陳武帝平賊累有奇功軍中謂之程虎及陳武受梁禪靈銑以佐命功臣與周文昱侯安都為三傑如漢之蕭張焉後官止丹陽尹按靈銑宅湖東二里宅南有楮樹其大數十圍樹有靈今村人數有祈禱其祝辭號為千年樹其墓在湖西北黃牢山下故檢校刑部郎中程皓即其後也出歙州圖經

韋丹

唐江西觀察使韋丹年近四十舉五經未得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龜長數尺置于橋上呼呻餘喘湏臾將死群萃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幾何漁曰得二千則鬻之是時天正寒韋衫襖袴無可當者乃以所乘劣衛易之既



獲遂放於水中徒行而去時有胡蘆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  
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常因問命胡蘆先生倒屣迎門欣然謂  
常曰翹望數日何來晚也常曰此來求謁先生曰我友人元長  
史談君美不容口誠託求識君子便可偕行常良久思量知聞  
間無此官族因曰先生誤但爲某決窮途胡蘆曰我焉知君之  
福壽非我所知元公卽吾師也往當自詳之相與杖杖至通利  
坊靜曲幽巷見一小門胡蘆先生卽扣之食頃而有應門者開  
門延入數十步復入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製度宏麗擬  
於公侯之家復有丫鬟數人皆極姝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異  
香滿室俄而有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常帶從二青  
衣而出自稱曰元濬之向常盡禮先拜常驚急趨拜曰某貧賤  
小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錄常未喻老人曰老夫將死之命爲君

所生恩德如此豈容酬報仁者固不以此爲心然受恩者思欲  
殺身報効耳常乃矍然知其寵也然終不顯言之遂具珍羞流  
連竟日旣暮常將辭歸老人卽於懷中出一通文字授常曰知  
知要問命故輒于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爲報凡  
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胡蘆先生曰幸借吾五十  
千文以充常君改一乘早決西行是所願也常再拜而去明日  
胡蘆先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賴以救濟其文書具言明年五  
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受咸陽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  
是歷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  
大夫到後三年廳前阜筴樹花開當有遷改北歸矣其後遂無  
所言常當寶持之自五經及第後至江西觀察使每授一官日  
月無所差異洪州使廳前有阜筴樹一株歲月頗久其俗相傳



此樹有花地主大憂元和八年常在位一旦樹忽生花常遂去  
官至中路而卒初常遇元長史也頗怪異之後每過東路卽于  
舊居尋訪不獲問於胡蘆先生先生曰彼神龍也處化無常安  
可尋也常曰若然者安有中橋之患胡蘆曰迪難困厄凡人之  
與聖人神龍之與蠕蠕皆一時不免也又何得異焉

出河東記

### 熊慎

唐豫章民有熊慎者其父以販魚爲業嘗載魚宿于江滸聞船  
內千百念經佛聲驚而察之乃船中諸魚也遂歎異而悉取放  
之不復以漁爲業後鬻薪于石頭窮苦至甚嘗暮宿於江上忽  
見沙中光焰高尺餘就掘之得黃金數斤明日齎詣都市貨之  
市人云此所謂紫磨金也酬緡數十萬熊氏由此殖產鉅富子  
孫于今存焉

出報應錄

### 王行蜀

僞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芻粟餵飼倍  
于他馬一日因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迴舟以迎  
王氏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茫之間  
遽免沈溺

出微誠錄

### 陳弘泰

僞蜀廣都縣百姓陳弘泰者家富于財嘗有人假貸錢一萬弘  
泰徵之甚急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頭貨之足以奉償  
泰聞之惻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蝦蟆于江中經月  
餘泰因夜寤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蟆也

出微誠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八終

太平廣記

卷一百一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九

報應十八寬報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杜伯

公孫聖一作勝

燕臣莊子儀

游敦

王宏

宋皇后

徐光

王陵

夏侯玄

金玄

經曠

萬默

翹儉

太樂伎

鄧琬

孔基

曇摩讖

支法存

張超

袁燦幼子

庾弘奴

魏輝儁

真子融

杜伯

杜伯名曰恒入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





女鳩素之宣王曰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空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杜伯既死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空錡也祝曰何以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之伯猶爲人而至言其無罪司空錡又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爲我謀而殺人吾殺者又皆爲人而見訴奈何皇甫曰殺祝以謝可也宣王乃殺祝以蕪謝焉又無益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宣王遊圃田從人滿野日中見杜伯乘白馬素車司空錡爲左祝爲右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出還  
冤記

### 公孫聖

吳王夫差使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戍吳王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公孫聖投于胥山之下今道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慙於地吾舉足而不能進心不忍往子試唱于前若聖猶在當有應聲嚭乃登餘杭之山呼之曰公孫聖聖卽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吳王大懼仰天歎曰蒼天乎寡人豈可復歸乎吳王遂死不返

出還  
冤記

### 燕臣莊子儀

燕臣莊子儀無罪而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當使君見之明年簡公將祀少祖澤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男女觀之子儀起于道左荷朱杖擊公公死于車上

出報  
冤記

### 游敦



游敦字幼齊漢世爲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遂  
脫此處疑但言伏罪游幼齊將鬼來于是遂死出還  
宛記

### 王宏

漢王宏字長文爲扶風太守與司徒王允俱爲李傕等所害宏  
素與司隸校尉胡伸不相能伸因就獄竟其事宏臨死歎曰胡  
伸小子勿樂人之禍禍必及汝伸後病頭不得舉眼若睡見宏  
來以大杖擊之數日死出還  
宛記

### 宋皇后

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初中常侍  
王甫枉誅渤海王惺及妃妃卽后之姑也甫恐后怒乃與大中  
大夫程何共誣后執左道呪咀靈帝信之收后璽綬后自致暴  
室以憂死父及兄弟俱被誅諸常侍大小黃門在省署者皆憐

宋氏無罪帝後夢見桓帝曰宋皇后何罪過而聽用邪嬖使絕  
其命昔渤海王惺旣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后及惺皆訴于天  
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旣覺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  
許永此爲何祥其可禳乎永對以宋后及渤海無辜之狀並請  
改葬以安寃魂還宋家之徙復渤海之封以消災咎帝弗能用  
尋亦崩焉出還  
宛記

### 徐光

徐光在吳常行術市里間種梨橘棗栗立得食而市肆賣者皆  
已耗矣凡言水旱甚驗常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衣而趨左右唾  
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聞而殺之斬其首無血  
及綝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上車車爲之傾因顧見徐光在  
松栢樹上附手指揮嗤笑之綝問侍從無見者綝惡之俄而景



帝誅絀出還  
宛記

王陵

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奪之迹稍彰王陵時為揚州刺史以魏帝制於疆臣不堪為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兖州刺史董華以陵陰謀告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卒至陵自知勢窮乃單舸出迎宣王遂送陵還京師至項城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唯爾有神知之陵遂飲藥酒死三族皆誅其年宣帝有病白日見逵來并陵為崇因呼陵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時遂卒

出還  
宛記

夏侯玄

魏夏侯玄字太初以當時才望為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玄宗

族為之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旁悉歛果肉食物以納頭既而還自安頸而言曰吾得訴於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既而景王薨遂無子文王封次子攸為齊王繼景王後攸夢攸子罔嗣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宣王並云我國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訴寃得申故也出還  
宛記

金玄

晉明帝殺力士金玄謂持刀者曰我頭多筋斫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後絕後見玄絳冠朱服赤弓彤矢射持刀者呼云金玄緩我少時而死出還  
宛記

經曠

河間國兵張麤經曠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麤酒酣失性拔刀斬曠曠託夢于母自說



為麤所殺屍在澗間脫裳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可得當令裳飛起此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麤知事露將謀叛逸出門見曠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遂報官麤伏辜出還宛記

萬默

晉山陰縣 石密先經為御史柱奏殺句容令萬默密尋白日

見默來殺密死出還宛記

麴儉

前涼張天錫元年西域校尉張頡殺麴儉儉臨死具言報之後頡見白狗以刀斫之不中頡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旁遂暴

卒出還宛記

大樂伎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掠劫于時丹陽陶繼之為秣陵縣令令

人密尋捕遂擒龍等引入是大樂伎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為作款引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在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通塞并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此伎聲價藝態又殊辨慧將死之日曰我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為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在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數曲而就死眾知其枉莫不隕泣經月餘陶遂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天得今故取君便跳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狀若風癩良久蘇醒有時而發發即夭矯頭乃著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瘁二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出還宛記

鄧琬

宋泰始元年江州刺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勳為帝作亂初



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鑠歸揚都及湓口琬赦之以為冠軍將軍  
共綱紀軍事袁顛既敗張說懼誅乃稱敗疾伏甲而召鄧琬既  
至謂之曰卿首唱此禍今事急矣計將安出琬曰斬晉安王以  
待王師或可以免悅怒曰卿始此禍而欲賣罪少帝乎命斬於  
牀前并殺其子以琬頭降至五年悅卧疾見琬為厲遂死

出還  
宛記

孔基

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族人孔敞使其二子從基為師而敞子  
並兇狠趨向不軌基屢言於敞此兒常有忿志敞尋喪亡服制  
既除基以宿舊乃齋羊酒往看二子二子猶懷宿怨潛遣奴路  
側殺基奴還未至乃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奸醜小豎人  
面獸心吾蒙顧存昔敦舊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反天忘父  
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日見形孔氏無幾犬兒

向廁忽便絕倒絡繹往看已斃于地 次者尋復病疽而死卒致

兄弟無後 出還  
宛記

曇摩戡

沮渠蒙遜時沙門曇摩戡者博達多識為蒙遜之所信重魏氏  
遣李順拜蒙遜為涼王乃求曇摩戡蒙遜怯而不與曇摩戡意  
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既而左右當自日中見曇  
摩戡以劍擊蒙遜因以疾而死

出還  
宛記

支法存

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九尺  
髀甃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芬馥王譚  
為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因狀法存豪縱  
殺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于府內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冤如



此經月王尋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比至揚都又死焉出還宛記

張超

高平金鄉張超先與同縣翟願不和願以宋元嘉中為方輿令忽為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金鄉縣令解職還家入山伐材翟兄子銅烏執弓持矢并齋酒禮就山覬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我叔無緣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乃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橫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出還宛記

袁粲幼子

齊高祖欲禪宋尚書令袁粲舉兵不從被害其幼子乳母潛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殺之經年忽見兒騎狗戲如常後復有

一狗走入靈慶家遇靈慶便噬殺之其妻子並死于狗出古今今記

庾宏奴

庾宏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無患者載米餉家未達三里遭劫被殺屍流泊查口村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須得髑髏屑服之即差欣重賞募索有鄰婦楊氏見無患尸因斷頭與欣欣燒之欲去皮肉經三日夜不焦眼角張轉欣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即覺骨停喉中經七日而卒尋而楊氏得疾通身洪腫形如牛馬見無患頭來罵云善惡之報其能免乎楊氏以語兒言終而卒出明錄

魏輝儁

北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叨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儁就郡治之賊賄狼籍罪當合死善于獄中使人通訴及誣輝儁



為納民財在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為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  
尚書令左丞盧斐覆驗之斐遂希旨成輝偽罪狀奏報于州斬  
決輝偽遺語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見今日之事可復如之  
當辦紙百番筆二管墨一錠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盧令  
史哀悼為之殯歛并備紙筆十五日善得病唯云叩頭未旬日  
而死終兩月盧斐坐譏魏史為魏收奏文宣帝鳩殺之

出選  
冤記

### 真子融

真子融北齊世嘗為井陘關收租使贓貨甚為人所糾齊主欲  
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參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  
暉共拷其獄然子融罪皆在赦前法瑗等觀望上意抑為舍後  
子融臨刑之際怨訴百端既不得理乃曰若使此等平直是無  
天道後十五日法瑗無病死經一年許蔡暉患病膚肉爛墮都

蓋苦楚日加方死

出選  
冤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九終

太平廣記

卷第一百二十九



盧若英曰吹衣衣出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

報應十九

冤報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梁武帝

張禪

羊道生

釋僧越

江陵士大夫

徐鐵白

蕭續

樂蓋卿

康季孫

張紉

楊思達

弘氏

朱真

北齊文宣帝

梁武帝

韋戴

隋庶人勇

京兆獄卒

邛人

梁武帝

梁武帝蕭衍殺南齊主東昏侯以取其位誅殺甚衆東昏死之日侯景生焉後景亂梁破建業武帝禁而餓終簡文幽而壓死

太平廣記

卷第一百二十



誅梁子弟畧無子遺時人爲景是東昏侯之後身也

出朝野僉載

張禪

下邳張禪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殊有姿貌鄰人欲聘爲妾禪以舊門之後而不許鄰人忿之乃焚其屋禪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在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鄰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禪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便捉邦頭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病兩宿嘔血而死邦死日鄰人又見禪排門戶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勢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知之鄰人得病尋亦隕歿

出還冤記

羊道生

梁太山羊道生爲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任澧州刺史道

生乞假省之臨別于近近路設拜祖送道生道生見縛一人于樹就視乃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澧州欲賜殺乞求救濟道生問汝何罪荅云央意逃叛道生便曰此最可忿卽下馬以佩刀割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大哭須臾海珍來又囑兄決斬道生良久方覺眼睛在喉內噎不下索酒嚥之頃盡數盃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嚥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出還冤記

釋僧越

梁東徐州刺史張臯僕射永之孫也嘗因敗入北有一土民與臯盟誓將送還南土民遂卽出家法名僧越臯供養之及在東徐且隨至任恃其勳舊頗以言語忤臯臯怒遣兩門生夜往殺之爾後忽夢見僧越云來報怨少時出射而箭括傷指纒可見



血不以爲事後因破梨梨汁浸漬乃加膿爛停十許日膊上無  
故復生一瘡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出還  
冤記

### 江陵士大夫

江陵陷時有關內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此人先遭侯  
景喪亂失其家口唯餘小男始數歲躬自擔負又值雪泥不能  
前進梁元暉監令入關逼令棄兒劉甚愛惜以死爲請遂彊奪  
取擲之雪中杖捶交下驅蹙使去劉乃步步迴顧號叫斷絕辛  
苦頓斃加以悲傷數日而死死後元暉日見劉伸手索兒因此  
得病雖復悔謝來殊不已元暉載病到家而卒

出還  
冤記

### 徐鐵臼

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氏亡甲改娶陳氏凶  
虐之甚欲殺前妻之子陳氏產一男生而祝之曰汝若不除鐵

臼非吾子也因名之爲鐵杵欲以擣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  
毒苦飢不給食寒不加絮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得意行  
其酷暴鐵臼竟以凍餓甚被杖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  
家登陳氏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于天得  
天曹符來雪我冤當令天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  
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恒在屋  
梁上住陳氏跪謝頻爲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  
食所能酬謝陳氏夜中竊語道之鬼應聲云何故道我今當斷  
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聲嚮如棟實崩舉家走出  
炳燭照之亦無異又罵鐵杵曰殺我安坐宅上爲快耶當燒汝  
屋卽見火然煙爛火盛內外狼籍俄爾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  
損日日罵詈時復謳謔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



落早已聲甚傷悽似是自悼不得成長也于時鉄杵六歲鬼至  
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打處青靨月餘而死鬼便寂  
然出還  
宛記

### 蕭續

梁廬陵王蕭續爲荊州刺史時有武寧太守張延康甚便弓馬  
頗爲人伏伐下將還王事延康意貪進上辭不肯留王遂尋延  
康爲郡時罪鎖繫在獄發使啓申意望朝廷委州行決梁主素  
識延康兼疑王故不實乃敕送都王旣懷恨又惧延康申謝翻  
復獲罪乃未宣敕使獄卒說延康曰如聞王欲見殺君何不拔  
身還都自理若能去當爲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王遣游軍設  
伏刺延康于城下乃表叛獄格戰而死又有枝江令吳某將還  
揚州被王要結亦不肯住遂使人於道擊殺之舉家數十口並

從沈溺後數年得疾王日夜常見張吳二人王但曰寬我寬我  
少時而薨出還  
宛記

### 樂蓋卿

廬陵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蓋卿亦充一使  
公府舍人常破虜發遣誠敕失王本意及蓋卿還以數誤得罪  
破虜惶惧不敢引愆但誑蓋云自爲分雪無勞訴也數日之間  
遂斬于市蓋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人以紙筆隨殮死後少日  
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蓋卿挈頭而入持一椀蒜齋與之破虜  
驚呼奔走不獲已而服之因得病未幾卒出還  
宛記

### 康季孫

康季孫性好殺滋味漁獵故恒事奴婢愆罪亦或死之常病薦  
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爾必死卽于夢中誓不復殺



太平廣記 卷一百一十一  
驚悟戰悸汗流浹體病亦漸瘳後數年三門生竊其兩妾以叛  
追獲之卽並毆殺其夕復夢見前人來曰何故負信此人罪不  
至死私家不合擅殺今改亦無濟理迨明嘔血數日而卒

出還  
冤記

### 張絢

梁武昌太守張絢嘗乘船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絢便躬  
搯之杖下臂折無復活狀絢遂推江中須臾見此人從水而出  
對絢撫手曰罪不當死官枉見殺今來相報卽跳入絢口因得  
病少日而殂

出還  
冤記

### 楊思達

梁楊思達爲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歉飢民盜田中麥思  
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  
一男自然無手

出還  
冤記

### 弘氏

梁武帝欲爲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採訪  
先有曲阿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齎財貨往湘州治生  
經年營得一椽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希有還至南津南津  
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繩墨弘氏所賣衣裳繒綵猶有殘  
餘誣以涉道劫掠所得并造作過制非商賈所宜結正處死沒  
入其財克寺用奏遂施行弘氏臨刑之日敕其妻子可以黃紙  
筆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經  
月少卿端坐便見弘來初猶避揖後乃款服但言乞恩歐血而  
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署奏者以次殂歿未及一  
年零落皆書其事營構始訖天火燒之畧無纖芥所埋柱木亦  
入地成灰

出還  
冤記



朱貞

梁秣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虞歛者覆其事結正入重貞遣  
相知謂獻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冀主上萬一弘宥我明  
日既是國家忌日乞得過此奏聞可乎獻答曰此於理無爽何  
謂不然謹聞命矣而朱事先明日奏來獻便遇客共飲頗醉遂  
忘抽文書旦日家人合束內衣箱中獻復不記比至帝前頃束  
香案上次第披之方見此事勢不可隱便爾上聞武帝以為合  
死付外詳決貞聞之大恨曰虞小子欺罔將死之人鬼若無知  
固同灰土黨有識誓必報之貞于市始當命絕而獻已見其來  
自爾之後時時恒見獻甚惡之又夢乘車在山下行貞于山上  
推石壓之居月餘獻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詣謝張門下其婦于  
宅暴卒獻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梁上獻曰朱秣陵

在此我婦豈得不死于時屋無故忽崩獻及男女婢使十餘人  
一時併命虞隙是其宗室助喪事見獻如是走下堂避之僅乃  
得免出還  
冤記

北齊文宣帝

北齊文宣高洋既死太子嗣位年號乾明文宣母弟常山王演  
在并州權勢甚重因文宣山陵留為錄尚書事王遂怒潛生異  
計上省之曰內外官僚皆來奔集即收縛乾明腹心尚書令楊  
遵彥等五人皆為事狀奏斬之尋廢乾明而自立是為孝昭帝  
後在并州望氣者奏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高歸彥勸殺乾明  
遂錄向并州盡殺之其年孝昭數見文宣作諸妖怪就其索兒  
備為厭禳終不能遣而死出還  
冤記

梁武帝



陳霸先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晉安王爲主而輔戴之會稽虞涉本梁武世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于時夢見梁武帝謂涉曰卿是我舊左右可語陳公篡殺于公不利事甚分明涉既未見篡殺形迹不敢言之數日復夢如此并語涉曰卿若不傳意卿亦不佳涉雖嗟惋決無言理少時之間太史啓云殿有急兵霸先曰急兵正是我耳倉卒遣亂兵害少主而自立爾後涉使得病又夢梁武曰卿不爲我語致令禍及卿與陳主尋當知也涉方封啓報夢之由陳主爲人甚信鬼物聞此大驚遣輿迎涉面相詢訪乃允涉曰卿那不道奇事六七日涉死尋有韋戴之事出還

韋戴

陳武帝霸先旣害梁大司空王僧辨次討諸將義興太守韋戴

黃門郎放之第四子也爲王公固守陳主頻遣攻圍不克後重征之誘說戴曰王公親黨皆已殄滅此一孤城何所希冀過爾相拒耶若能見降不失富貴戴曰士感知已本爲王公抗禦大軍致成讐敵今亦承明公畫定江左窮城自守必無路活但銓刃屢交殺傷過甚軍人忿怨恐不見全老母在堂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約不敢久勞神武乃遣刑白馬爲盟戴遂開門陳主亦寬信還揚都後陳主卽位遣戴從征以小遲晚因宿憾斬之尋於大殿視事便見戴來驚走入內移坐先嚴殿戴又逐入顧訪左右皆無所見因此得病死出還

隋庶人勇

隋煬帝元德太子寢疾帝遣見鬼人崔善影看崇善影勿來無目而言見庶人勇瞋目攘袂大呼云我不放你善影具述勇狀



九  
大正廣記  
卷一百一  
四百五十一  
貌如舊相識

出法苑珠林

京兆獄卒

隋煬帝大業中京兆獄卒失其名酷暴諸囚囚不堪其苦而獄卒以爲戲樂後生一子頤下肩上有若肉枷無頸數歲不能行而死

出廣古今五行記

邛人

唐武德中邛人姓常與一婦言誓明不相負累年寵衰婦人怨恨常懼其反已自縊殺之後數日常遍身癢因發癩瘡而死

出法苑珠林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終



